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後水滸傳 第三十八回 夏不求因名償實罪 小陽春感夢見前身

話說袁武、何能、賀雲龍定計，不帶一名軍校，只同眾兄弟三十四人，更裝換服，暗藏利刃，帶了許多法物，來到萊州城外。一行人齊入館驛中，驛使忙來相問，俱是章文用對答。遂將一個大黃絹包裹，擺供廳中。驛使人等見是天使，奉詔到來開讀，一時慌得承應不迭。袁武便喚過驛使來吩咐道：「我等奉金主詔命到此，一應官員俱該遠接。因是金主密詔，故星夜兼行，所過地方並無人知，故此沒人傳遞，難怪你們不來遠接。這詔內是念夏霖有功，驟加領命，你今入城，只報他一人速來開詔宣讀，與列位官員無乾。俟宣讀後，報知可也。」驛使品職，飛報入城。原來當日金主破了汴京，恐人心有變，因張邦昌昔奉欽宗旨意，奉康王入金質當，張邦昌朝見金主，悉將宋朝虛實說知。金主大喜，遂將張邦昌立為楚帝，以安民心。這董敬泉要圖驟貴，遂使夏不求謀幹，自回廣陵。夏不求遂將董敬泉家中這份家財，竟自己出名，任意鑽謀。張邦昌授了一個武職，遣他領一支人馬攻打登、萊二處。也是他合該發跡，兩處拱手歸降，他遂只駐紮萊州，即使人人入京報功，便實授了二處領軍使之職。他便一朝得志，只搜索富戶，刻薄小民。又生性貪淫，遂嫌織錦出身微賤，姿色平常，遂著人訪察民間美色女子，謀占受用。織錦惱恨，常與他作吵。不期他頓起兇惡，一日夜間趕入房來，用手將織錦勒死。

這日正在衙內與眾女子快樂，忽見驛使來報知緣故，遂不勝歡喜。即穿了吉服，帶領百名軍卒，到驛中來。遠遠的下馬，走入驛來，驛使人等忙排香案。孫本手捧詔書，站立上面，眾弟兄齊立兩旁。夏不求走至階下，不敢抬頭，忙俯伏在地。孫本展開詔書，高聲朗念道：

詔曰：朝廷授爵，擇賢而任，蒞士臨民，軫念為本。今爾夏霖，出自家奴，乘改革而營求，竊祿位以恣虐。雖曰天高難聽，敢雲九重不聞。縱使到日，囚繫來京，是戮一人，而蘇萬命。云云。

此時夏不求俯伏在地，只道加遷品職，忽聽見詔書上面，囚繫去京殺他，只嚇得一時膽戰心搖。眾緹使便上前捆綁起來。這些跟隨輔惡的，忽見本官被捉，各自心虛，一齊逃散。夏不求被縛，只得說道：「卑職進京，自當面陳功績，乞列位曲全官體。」楊么笑了一笑，喝罵道：「你這忘恩負義的惡奴！昔日孫本有何虧你？卻陷家主於死地，復又使人強娶主母。若不是我楊么來救，必致喪身。今日領眾冤報其冤，前在廣陵，已將董索亂箭射死。今恐破城傷生動眾，故假詔誘擒，休推不醒！」夏不求忽聽說是楊么，不勝大驚。再抬頭見是孫本捧著詔書，再四下一看，見殷尚赤也在內中，方知同楊么來報仇。只這一驚，早已魂飛魄走，只向孫本磕頭。

楊么即叫眾兄弟起身，遂將夏不求牽出驛來。不期許多居民盡來遮道，楊么等見了，不知為甚緣故。眾兄弟忙抽出利刃，楊么連忙止住，高聲問道：「你們這些眾人攔住路口，莫非他在此在甚恩惠，你們來留他麼？」眾人便一齊跪下，有的向胸前採取，有的探衣袖，一時各擊幅字紙，俱說道：「我等百姓俱是被『夏剝皮』詐騙傾家，占去妻女，向來沒處伸訴。不期今日天使來拿他進京，我等俱有苦情，乞天使帶去與官家，方曉得這『夏剝皮』在此虐民、地方受苦，不致被他營謀脫罪。」楊么聽了大喜，忙問道：「你們怎叫他『夏剝皮』？」眾人道：「我們受害氣苦，只得在背地裡咒罵他，日後必要被人剝他的皮，我們才得快活，故此只叫他『夏剝皮』。」楊么聽了，忙請起眾人道：「我今拿他，實除了地方大害。你們眾人既罵他是『剝皮』，我就在此公私兩盡，只剝他的皮下來，使你們暢快吧。」眾人聽了，一齊叫好，遂分立兩旁。楊么與眾兄弟即便動手，將夏不求剝去上下衣服，先向頭頂割裂，將皮往下亂扯。夏不求大痛無聲，始悔當時過惡。霎時皮在一處，肉在一邊，只留得血淋淋一個光肉夏不求，直僵僵死在地下。一時眾人歡聲動地。楊么見仇已報完，遂對眾人說知緣故。眾人俱各又驚又喜。楊么即同眾兄弟急走原路，上了輪船，傳令南行。

大家又商議去捉王豹報仇，遂吃酒到半夜，各自尋睡。楊么合眼去，忽見一人黑矮身材，走上船來，用手招引。楊么不勝心喜，遂同他急走上岸。到了一處地方，那人便立住不走。楊么問道：「你是什麼人，卻引我到此？這又是什麼所在？」那人笑說道：「你我休作兩人看。這是楚州蓼兒窪地方，特引你來走走。」楊么聽了，正要問明，不期這人向楊么懷中一頭撞來。楊么大叫一聲：「啊呀！」猛地跳醒，卻是一夢。

一時驚起眾位弟兄，聽見楊么夢魘，俱來動問。楊么遂述出道：「不知此夢主何吉凶？這楚州蓼兒窪，又在何處，可是有無？」眾弟兄聽了道：「明日使人到楚州訪問便知。」只見侯朝說道：「兄弟生長泰興，曾聽見有人相傳楚州南門外有個蓼兒窪。說是當初宋江埋葬之地。」眾人聽了，一齊驚喜道：「原來是宋江墳地。他做了一生豪傑事業，死得冤苦，也沒人看他一眼。莫非今夜托夢，要哥哥去看他？」楊么聽了，不勝點頭道：「今人想慕古人，去憑弔他一番也好。不知楚州離此多遠？」侯朝道：「楚州就在沿海一帶，要去也還容易。」遂大家環坐到天明，侯朝立起四處一望，忙叫道：「只此停泊，便可到得楚州。若再去百餘里，便是廣陵界限，」楊么吩咐揀僻處停泊。一時眾弟兄俱要同去，上岸而走。

一日，楊么、袁武、賀雲龍、何能四人在前先走，一路閒談，兼看些民風土俗。俱是經過兵火，處處荒涼，四人各自歎息。走了半晌，因見前面路徑雜窄，便欲問人。遠遠見田間有幾個農夫在田耕種，遂走近前。袁武去問道：「我們要到蓼兒窪去，從那條路走？」農夫突見有人問這地名，暗暗吃驚。再抬頭一看，便各棄了鋤、鍬，一齊逃奔。四人見了，不知為甚緣故，袁武忙趕上去，捉住一人道：「我問你路徑，為何逃走不說？」那農夫被捏住了手，一時逃走不脫，連忙跪下哀求道：「你問蓼兒窪，便是那裡的大王頭領了。可憐饒我去吧！」袁武笑道：「你休認錯，我不是那裡的大王頭領，是去遊玩的。」農夫聽了，便立起身，放心說道：「你若去遊玩，我就勸你不要到那裡去。」袁武道：「這是什麼緣故。你叫我不去？」農夫道：「這蓼兒窪，若說景致，實是一窪清水，半壁沙灘，三堆孤塚，幾樹枯鬆。當時常有人到那裡遊賞，說是企慕前雄，懷想忠義。到了後來，終年沒人祭掃，以致墓門荆棘，塚上榛蕪。便做了狐兔藏身，東鑿一坑、西穿一窟，漸漸的遊人稀少。如今天下荒荒，聚了三、四百嘍囉，十分強橫。楚州官府聞知，也曾遣兵來捕他，誰知倒被他殺敗，如今再不去惹他，只嚴禁防守城內。」楊么忙問道：「你可曉得這蓼兒窪這頭領叫甚名字？」農夫道：「怎麼不曉得。只得兩個頭領，一個叫做喧天鬧向雷，配合得上好火藥；一個是沒攔擋隋舉；俱有十分勇力，武藝高強，在此結同生死，要學這墳塚內死好漢做事。他二人只有件好處，見了窮人倒還肯周濟。」楊么聽了，點頭道：「我們若去見了他，只不叫他來驚恐你們。」此時眾弟兄走到，俱已聽明，農夫指明路徑自去。

楊么、袁武、何能、賀雲龍設了一番計策，要來收服這二人，一齊望蓼兒窪而來。走了多時，忽見前面塵土飛揚，兩騎馬在前，後面跟隨百十餘人，蜂擁的趕來。楊么等見了，一時動疑，恐是官軍，各出器械。袁武忙引眾弟兄結了一個「地天交泰」的陣勢，等他到來迎敵。只見那兩騎馬跑得將近，便勒馬高聲問道：「來的莫非是楊么、王摩二位哥哥，帶領眾兄弟到此？」楊么、王摩聽了，不勝驚喜道：「我等便是。二位是誰，這般廝叫？」那兩個滾鞍下馬，走到面前，向楊么、王摩納頭下拜道：「我二人是向雷、隋舉。因見宋室將危，有才不用，想著做番事業，遂到蓼兒窪宋江墳墓前，權立寨柵，遠近畏懼。因見他墳墓蕭條，使人修理一新。不期感動他有靈，忽昨夜來托夢，說：蓼兒窪非展足之地，須去結識小陽春楊么、金鳳虎王摩，歸併大寨；明日他二人帶領眾弟兄來看我，可速去遠接。」故此我二人遠接到此。」楊么、王摩與眾兄弟聽了，不勝歡喜。慌忙攙扶二人起來。楊么也述說夢中言語，特來看他墳塚。二人大喜，即牽馬與楊么、王摩乘坐，同眾弟兄來到蓼兒窪寨中。各個拜見過，一面吩咐備酒，一面同看宋江墳塚。果是三塚俱新。因問：「這旁邊二塚是誰？」隋舉、向雷述說了當日吳用、花榮縊死緣故。眾弟兄聽了，一時俱各慘傷了半晌，道：「生前忠義，死後為神，信有之也。今既有靈，我們到此，安可不祭奠展拜一番。」遂一面擺設祭禮。楊么、王摩領了眾弟兄，各個焚香酌酒，拜奠了一番，然後入席飲酒。

飲了半晌，楊么因又問起：「當日盧俊義，又不知葬在何處？」隋舉道：「兄弟也曾留心問人，說是他當日在廬州做官，被奸臣暗害，墜酒而死。居民感德，就葬在廬州。」王摩道：「這廬州又在那裡？」隋舉道：「只今回去，從長江折入焦湖，便是廬州。」楊么與眾弟兄齊說道：「少不得也要祭奠他一番。」與二人說知洞庭事業以及仇人惡跡，特來報仇。二人聽得十分歡喜，只恨不曾同戮仇人。楊么道：「深感宋江顯夢，得會了兩位弟兄。今到洞庭，事有可為矣。」說罷，十分暢飲，直飲得人人沉醉，各自歇息。這是眾弟兄幽明隔異，歡飲夢兒窟。

到了次日，楊么與眾弟兄細細商議了一番，遂使章文用寫了幾千百張報條，遣人分頭往各鄉、村、鎮去，報的報，帖的帖。你道上寫的是什麼？寫的是：

洞庭湖兩大頭領楊么、王摩，今與夢兒窟隋、向頭領，久欲人無貧富，因劫富以濟貧；昔視性有善惡，故懲惡以勸善。鄉民知者以為平等，愚人不知者以為逞強。近因與楊、王二頭領結義，同入洞庭。夫聚財非豪舉之事，散施實義者所為。所有寨中餘剩金帛、衣糧等項，限三日內，分賜窮民，幸速齊來，毋辜義舉。特示。

一時各處居民，聞報見帖。這些貧苦老幼男婦，俱接踵往夢兒窟來。楊么與眾弟兄出寨，皆席地環坐，使軍校搬出寨內布帛、銀錢，一一分給。貧民一時歡聲徹裡，無不拜謝。到了第三日，一面分給，楊么遂喚幾個村人來，對他說道：「這三堆墳塚，各失根源，久成廢塚。幸得隋、向二頭領在此，同志修葺，煥然一新。我今去後，誠恐如前。今有廳堂、房舍、動用等物，你們若有願來住的，使他照看三塚，勿致傾壞。爾等眾人中，可有願來住的麼？」眾人聽了，一齊跪拜道：「我等村人，皆感頭領恩惠，情願看守。只是房屋甚多，非五十餘家不能居住，我等即去傳知。」果不消半日，來了五十餘家，各分派居住在內。楊么大喜道：「這夢兒窟，有此從姓，已成一村，今後可名『夢花村』吧。」眾人聽了，盡皆拜從。至今有此村名。楊么又傳諭軍校：「願隨者同行，不願者給賜還家。」一時願歸者十去八九，俱厚給拜謝而去。一應事已完，楊么率眾兄弟拜別三塚，一齊起行。眾人俱各拜送。這是楊么夢兒窟散財，周濟貧民。

楊么等不日上了輪船，望前進發。將到焦山，正欲停泊，忽見前面滿江中數千戰艦，兩岸上數萬宋軍，一時炮鼓喧天，截住江面去路。原來前日韓世忠追趕兀術，到了錢塘，殺得兀術大敗虧輸，連夜逃走。韓世忠追至黃天蕩，因住兀術，將欲擒獲，不期有人指引兀術暗掘小河，漏夜過江。韓世忠見不可追，依舊鎮守江州。有人報知昔日楊么等攻破廣陵，去下萊州，遂嚴作準備，斷他歸路。今見他到來，便截住上流。楊么、袁武等看明，知是韓世忠斷路。遂一齊鳴金捶鼓，眾水手齊踏車輪，往前直衝，一如風捲雲奔。韓世忠的戰艦一時抵擋不住，忙用炮打箭射，皆不能傷人。急急追趕，那輪船霎時已去過百十餘里，韓世忠只得收軍不追。楊么等見後無追趕、前無敵軍，不勝歡喜。遂走入焦湖，訪明瞭盧俊義墳墓，也設祭了一番。又使人堆土、植木，將董敬泉的金銀，大半分散近地居民，令他看管。居民十分感德。

楊么同眾商議道：「此去出鍾離，走陽城，到謝公墩，俱是旱地。若同眾兄弟齊去，只這輪船如何安頓？此處非比洞庭，怎容得這座輪船？久駐必生事端。欲要打發先回，日後雖覓船隻歸寨，怎得有此神速？」說罷，十分躊躇。賀雲龍忙說道：「兄弟比不得哥哥、兄弟們，一要同去見殺仇人為快，原是可行可止。兄弟在此看守輪船，等哥哥、兄弟們早來。」楊么大喜道：「雲龍在船，我無憂矣。」因又說道：「我今去擒王豹，不可師出無名，亦不可駭驚遠近。只如此這般，眾兄弟以為何如？」眾弟兄齊稱有理。即吩咐章文用並鄭天佑先去行事；然後楊么帶領眾兄弟，以及一千五百軍校上岸；其餘同賀雲龍在船看守。賀雲龍見他們去遠，即將輪船開放在焦湖中間，隨風飄泊。遠近有人望入湖中，只見些煙去縹緲，絕不知覺。楊么等竟大刀闊斧，一路殺來。達府、州、縣，並沒有人出來盤詰。原來此時百姓流離，朝金暮宋，互相爭奪。又有民間招募兵卒，要去勤王，兵馬往來不絕，故此俱認作官軍。楊么等只放心前進。

這鄭天佑領了楊么計策，卻是身邊帶了千百張擒王豹的檄文。遂放出能行快走的本事，日行五百，夜走減半，果是去得迅速，早到了謝公墩。遠近卻探得王豹、樂湯自從得了這桿鐵棍，終日對人稱說樂湯得棍，如虎生翼。因見大宋失去汴京，人民無主，一發恣意行兇。先前只佔人田土以及婦女，到了後來，與樂湯商議了一番，自稱為「陽城王」，樂湯為「檢討大元帥」，其餘弟兄並樂湯徒弟，俱授官職；築設土城寨子，徵索附近鄉村糧食，又將謝公墩居民盡編入隊伍，共三千餘眾。揚說「勤王」，擇日出兵，攻奪郡縣，霸據一方。忽有報事人來，說楊么領眾各處報仇，十分厲害，不久要來。王豹、樂湯一時聽了，大驚道：「這怎麼處？」樂湯大恨道：「俺們正要舉動，他又偏來作吵，敗俺們的興頭。必要擒他，方消吾恨！」王豹道：「這楊么聚集各處強徒，此來必要殘破地方。又恐他眾我寡，一時難敵，便要出丑。我今還去恐嚇遠近村人，說他要來劫掠，不敢不來相助，才得聲勢。」即使人去傳知。果是鄉愚易於蠱惑，俱信王豹好意，許他相助。

鄭天佑打聽了這些消息，等到夜間，遂向各處遍貼。次早鄉民見了，各紛紛揭來報知。王豹、樂湯細看，只見上寫的是：

自昔有罪則徵，無良必討。矧茲王豹，鄉曲小人，罪多良少，構睡皆以生蠶端，聚無籍而樹羽翼。桃園尋鬪，駱莊陷人。結怨楊言護邑，力徵屈事樂湯。拒險道之雄，遺召輔之燹。誘愚哄眾釀金，苦迫有稅之糧，駭裡恐鄉斂財，似比無償之課。口腹得之以肥，家室因之以富。人怨無如簷矮，天拯有滿其奸。英雄見之不平，豪傑聞之怒色。是以楊么代天徵討，揮戈渡江，兵不血刃，過不擾眾，遏臨土，殲滅數惡。奠爾村隅，快伸久積。誠恐村裡老望風驚恐，先布來因。罄帛難書，略陳一二。謹檄。

王豹、樂湯見了，又氣又惱。遂一面使人打探，一面添設防守。忽報楊么兵眾漸近，便打發樂湯出去迎敵。樂湯到此，不能推辭，只得帶了百名徒弟、三千鄉勇出土寨來，分立營壘，密排鹿角，緊布蒺藜，準備交戰。不久楊么等到來，見有準備，亦自安營。

到了次早，兩邊各列隊伍，各排陣勢，一時鼓炮齊施。王豹、樂湯俱是全副披掛，百名徒弟各自雄起。王豹、樂湯齊出陣大罵道：「我王豹今非昔比，向因保護村眾，功高德博，眾姓推立為『陽城王』，樂教頭已為『檢討大元帥』，成事在即。你這夥蠶賊，怎敢聽賊配軍指使，擾我境內？若能縛出配軍，當有封賞。」楊么眾弟兄大怒，一齊砍殺過去。王摩接住樂湯，沃泰敵住王豹，其餘接著眾徒弟並鄉勇，逐對爭持，各隊廝殺。一時龍爭虎鬥，直殺到下午。楊么見樂湯舞著這桿鐵棍甚是純熟，遂使人鳴金罷戰。王豹、樂湯正然苦持，聽見鳴金，連忙退陣。

王摩對楊么說道：「樂湯本事也只平常，只是這棍劈撥得勢重猛惡，急切不得下手。明日戰時須用計擒他。怪不得哥哥常是想這桿鐵棍。」馬騫聽了，大叫道：「兀地老馬喝叫點火，跳奪這桿號喪烏棒來還哥哥！」說罷，便火雜雜地要趕去夜戰，楊么急忙扯住。常況便說道：「倒不如兄弟去行當日勾當，只消去黑地裡弄來，可不省事？」楊么聽了，搖首說道：「得而不正，徒使人笑。」因問袁武道：「可有甚別算，先得這桿棍來？」袁武道：「欲速則不達。兵機合乎天機，用計得人，則得棍也。」遂商議明日攻戰事情。

不期到了夜間，馬騫回到本寨吃了一肚老酒，不勝焦躁道：「兀地白雲山怪鳥亂嘈。這桿號喪烏棒，只今觀著卻靜地沒撈奪。有恁奢遮鳥算，攔截騰跳。何不尋常況，沒得鳥悶！」便悄來尋。不期尋不著常況，忙捫回來，等各寨內弟兄睡熟，便喝數名軍校帶了火種，潛趕到王豹營寨左側，便忙喝點火，掄動板刀砍殺入來。大叫道：「亂地雷黑瘋子馬爺爺在此！兀那樂騫鳥，快地送出號喪烏棒，饒他幾板刀！」此時巡更鄉眾，忽見有人來劫寨，險不將鑼面敲穿，一時驚動合寨俱起，在黑暗中與馬騫大殺起來。這王豹與樂湯，因日間力鬥困倦，正自睡熟，忽聽得鑼聲四起，喊叫楊么劫寨，便驚得直跳起來。樂湯急用手探取鐵棍，誰知不在身旁；再抬頭一看，忽見一人在黑暗中拿著鐵棍，往寨後急走。樂湯大喝一聲趕來，那人舉棍便打，早被樂湯飛起左腳，踢落在地。那人舞著樸刀，往外殺出，樂湯拾棍追趕。此時巡軍早已報知楊么，說馬騫獨自去劫王豹寨柵。楊么大驚，忙同眾兄弟趕來。馬騫正在黑暗處被人裹住，只砍殺得兩板刀一片雪亮，大聲喊叫。

原來這偷棍的便是常況。他獨自潛潛伏伏，閃入樂湯寨內，乘睡熟時，偷棍在手。不期外面有弟兄來劫寨，驚醒樂湯趕奪。常

況一時心虛，只一手亂打了這一棍來，卻被樂湯一脚踢下。見不是勢頭，殺出寨來，聽見馬靈獨自喊叫，被人圍住，忙來救護，只不得脫身。忽得楊么與眾弟兄一齊殺至，方救了回來。常況便埋怨馬靈來劫，馬靈也埋怨他不同去。楊么問明，方知緣故。

兩邊直鬧到天明。王豹使人掛了免戰牌，與樂湯不勝驚驚恐恐道：「日間被他殺傷五百多人，我們不曾殺得他一個。夜裡又來吵鬧。只這兩個賊頭，便敢來劫寨偷棍。喜得有備，不致失寨被偷，下次必須謹慎。」樂湯想了半晌，道：「吾聞得兵法雲：『善戰不如善守』莫若今夜悄悄退入土城，只嚴守禦，使他兵老師懈，然後出兵，一面迎敵，一面斷其歸路，楊么等皆為我擒矣。」王豹聽了大喜，道：「『大貴者不立於險地』元帥之言，正合我意。」等到夜深，暗暗傳令，一齊退入土城。早有巡校來報知楊么。眾弟兄便要追殺，袁武、何能連忙止住。到了天明，便將土城圍裹，引眾攻打。王豹、樂湯只在城上守禦。一連攻打了三日。

這夜楊么同袁武、何能私出寨來，悄看土寨。因到近處，立在高阜觀看，果見十分堅固。袁武忽對楊么指說道：「月已離畢，明日當有驟雨。我今使人發掘坑坎，灌入，何愁土寨不破耶？」楊么聽了大喜，遂又繞城看來。忽有人從土城寨上縱身跳下，大叫：「不要走！」三人各吃一驚急走。只因這一走，有分教：

掘地見源頭，襲匣疑仙跡。